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弱二

大鑑下第十五世

黃龍清禪師法嗣十八人

長靈守卓禪師
法輪應端禪師

上封本才禪師
百丈以棲禪師

博山子經禪師
光孝晏清禪師

黃龍德逢禪師
光孝德週禪師

寺丞戴道純居士
滿月寧禪師

法輪寔禪師
知縣蕭從居士

天寧宗覺禪師
靈峯惟古禪師

欽山元德禪師

廣化若秀禪師
龜峯僧璘禪師

已上九人集錄

隆慶海禪師

空室智通道人
天寧慧副禪師

已上八人見錄

竹園道珠禪師
西賢日雲禪師

羅漠守節禪師
寧國道宗禪師

楊州齊證首座
草堂清禪師法嗣八人

空室智通道人
天寧慧副禪師

薦福慧璉禪師
曲尺宗奇禪師

已上八人見錄

雪峯慧空禪師 育王普崇禪師
萬年法一禪師 黃龍道震禪師已上四見錄
金山一禪師 雲巖因禪師
慈雲隆禪師 跡山了如禪師四人無錄
青原惟信禪師法嗣五人
正法希明禪師 梁山懽禪師
嵩山祖菴主已上三見錄
浮山光選禪師 昭覺符禪師二人無錄
夾山純禪師法嗣三人
欽山普初禪師覩 希祖首座二人無錄
洛浦惟昉禪師 智海清禪師三人無錄
栢子山嵩禪師法嗣一人
乾峯圓慧禪師 四祖仲宣禪師已上元見錄

東禪惟資禪師見錄 無 無
福嚴鳳禪師法嗣三人 北嚴法融禪師
護法安祐禪師 龍紀以定禪師已上三見錄
萬杉慈禪師法嗣二人 德草山楚當禪師已上二見錄
白馬元禪師 無 無
上藍肇禪師法嗣一人 北嚴法融禪師
大寧文廣禪師無錄 無 無
褒親有瑞禪師法嗣二人 智海清禪師三人無錄
壽寧道完禪師見錄 兴國昌禪師無錄
乾峯圓慧禪師 四祖仲宣禪師已上元見錄

白馬渡鴻禪師無錄

廬山羅漢南禪師法嗣三人

雲峯慧昌禪師

浮山德宣禪師記上元

張戒居士無錄

石葦明禪師法嗣一人

紫

三祖昧禪師無錄

琅琊起禪師法嗣一人

紫

金陵俞道婆見錄

光孝蘭禪師法嗣一人

紫

蘆山法真禪師見錄

象田卿禪師法嗣七人

雪竇持禪師

石佛益禪師記上元

光孝淨源禪師

象田珍禪師

華嚴和尚記上五無錄

慧日雅禪師法嗣二人

九仙法清禪師

洞山言禪師法嗣一人

覺海法因菴主見錄

洞山擇言禪師見錄

道林一禪師法嗣一人

大滿智禪師見錄

黃龍清禪師法嗣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州莊氏子上堂
曰三千鉢客獨許莊周為甚磨跳不出良醫

之門多病人。曰甚麼不消一劄已透。聞者更請辨看上堂。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鎗。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方便。若也籬內竹抽籜外筭。洞衆花發澗西紅。更待勘過了打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為甚麼眉鬚墮落。師曰。猶兒會上樹。曰早知如是終不如是。師曰。惜取眉毛。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天旱為民愁。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絕毫絕髮。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填溝塞壑。曰。與未出相去幾何。師曰。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上堂平高就下勾。賊破家藏鐵斬釘狐狸。

戀窟總不恁麼合作廢生。所以道萬仞崖頭親撒手湏。是其人紙如香積國中特鉢一句作麼。王道良久曰。切忌風吹別調中。上堂釋迦掩室過犯彌天鬼。杜詞自救不了如何。如何口門太小。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奄然示寂。閻維曰。皇帝遣中使賜香持金盤求設利爇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持還。上見大悅。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槁州姚氏子。幼得度受具游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

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
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汎掃次印
適夜參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
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閨
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參雲源凡
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輩我見得甚分明

語二

祇是曉機吐不出若爲奈何靈源知師勤篤
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室
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
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嗚剝剝是
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欣然摑鄰索僧
一掌摑簾走出衝口說偈曰微微大海乾枯

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
泄後分座於真乘應上封之命屢還名刹住
乾元日開堂示眾曰百千三昧門無量福德
藏放行也如開武庫鎗落交輝把住也似雪
覆蘆花通身莫辨使見之者擦起便行聞之
者單刀直入箇箇具頂門正眼人人懸肘後
靈符掃佛祖見知作叢林殃害憶得寶壽關
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寶哥便打三聖云與麼
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且如乾元今
日開堂或有僧出來山僧亦打不唯此話大
行且要開却福州一城人眼去何也劍爲不
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上堂達磨未來

東土已前人人懷媚水之珠箇箇抱荆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仞及乎二祖禮却三拜之後一一南詢諸友北禮文殊好不丈夫或有一箇半箇不求諸聖不重已靈疋馬單鎗接虛置刃不妨慶快平生如今有麼自是不歸歸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上堂宗乘提唱妙絕

三

名言一句該通乾坤函蓋直似首羅正眼豎亞面門又如圓；三點橫該法界乃卓拄杖曰向這一點下明得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又卓拄杖曰向第二點下明得縱橫三界外隱顯十方身又卓拄杖曰向第三點下明得魚龍鎖戶佛祖潛蹤不然放過一著隨分

有春色一枝三四花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百川湍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毘耶老病翁維摩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萬象病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起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其

或未然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南昌徐氏子少依化度善月圓顱登具謁真淨丈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為眾激昂師扣其自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創之師乃授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有為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

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由此譽望四馳名士夫爭挽應

世皆不就政和末太師張公司成以百丈堅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上堂舉大隋劫火洞然詰遂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遊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針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芭鞋竹杖走紅塵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十字街頭逢上祖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御

馬金鞭混四民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金門誰敢擡眸觀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又若何師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猿嶺上啼殘月

隆興府百丈以棲禪師興化人也上堂摩膝入漢達磨來梁途轍既成後代兒孫開眼迷路若是箇惺惺底終不向空裏採花波中捉魚謾勞心力畢竟何為山僧今日已是平地起骨堆諸人行時各自著精彩看

信州博山無隱子經禪師歲旦上堂和氣生枯柯寒雲散遠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諸禪德龟爻露處文彩已彰便見一年十二

月月月如然一日十二時時相似到這裏
直似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自從曠大劫來未
嘗異色還見麼其或未然且徇張三通節序
從教李四鬚蒼浪

隆興府黃龍德逢通照禪師郡之靖安胡氏
子生有庵眉年十七從上藍晉禪師落髮往

依靈源即明深旨上堂舉夾山境話師曰法
眼徒有此語殊不知夾山老漢被這僧輕輕
拶着直得脚前脚後設使不作境話會未免
猶在半途

邵州光孝曇清禪師上堂殺父殺母佛前懺
悔殺佛殺祖不消懺悔為甚麼不消懺悔且

得冤家解脫

溫州光孝德週禪師信州瑗氏子於景德尊
勝院染削問道有年後至黃龍聞舉少林面
壁頓悟述二偈以呈龍許之自是名流江浙
上堂曰舉體露堂堂十方無聖礙千聖不能
傳萬靈成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祇

七

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咄上堂回互不回互
覲見沒可覩透出祖師關踏斷人天路阿呵呵
悟不悟落花流水知何處

奇承載道純居士字孚中答叩靈源一日有
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花露
印紋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黃龍死心悟新禪師 法嗣

吉州禾山方禪師臨江龔氏子示衆曰先用後照要驗作家先照後用不存影迹照用同時聳立千仞照用不同時根塵可鑑古人以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若非具真正眼親切悟明者難為湊泊今日分明為諸人拈出了也還委悉麼若委悉去可謂不動絲毫頓超覺地其或未然切湏子細又舉拂子曰看看只這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事理俱倫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鴻仰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唯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辨得倜儻分明去猶是光影

邊事若要抵敵死生則霄壤有隔且道超越死生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曰洎合錯下注脚杭州南蕩法空禪師江西人爲人強項久侍死心得旨後欲辭去死心記云汝福薄宜以道自養師遂辭行清草堂亦有頌送之云十

年聚首龍峯寺一悟真空萬境闊此去隨緣且高隱莫將名字落人間後出世杭州南蕩不踰月而院被火了無子遺師嘆曰吾遠先師之言故見今日之難有富人欲獨迎齋而捨三門師曰公欲施財邀福非長老受賜若教我背衆而食所不願也師既汨沒於土木

道遠不行草堂嘗遣僧齋衣一襲尋訪之衲子聞遂往依之而師亦老矣復示滅於本山

嘉定府九頂寐惺惠泉禪師成都張氏子僧

問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未審意旨如何

師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上堂昔日雲門有三句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九頂今日亦有三句所謂飢來喫飯

句寃即向火句因來打瞶句若以佛法而論則九頂望雲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頂直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頂爲人處

潭州上封祖秀禪師常德府何氏子上堂枯

木巖前夜放華鐵牛依舊卧烟沙儂家鞭影重拈出擊拂子曰一念四心便到家遂喝一喝下座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菴主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感詠得之者必珍藏其

山居曰心法變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又警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盡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不耕而食不蚕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捩子也湏存慮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

窮來窮去到無窮直湏洞徹無窮底踏倒湏彌第一峯達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築而往賊見其儒翼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憚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為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為送終賊奉肉食

九
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為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後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為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

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為明乾坤未足以為大磊磊落落無量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享遂舉筋飲滄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梵寶師之患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既見佛為甚麼不拜師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

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脩書
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塋矣壬戌歲持至
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歸
魚鼈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師聞偈笑曰
待凡來證明耳今偏告四眾集師為說法
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塋一省柴燒
二省開塘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
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
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
斷目師取塞耳水而回復擁觀水無所入復
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
妙難量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

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
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
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聞維談利大如菽者
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眾奉設利靈
骨達塔于青龍

嚴州鍾山道隆首座桐廬董氏子於鍾山寺
得度自游方所至者衲皆推崇晚抵黃龍死
第二十
心延為座元心順世遂歸隱鍾山慕陳尊宿
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粥數箇自適人無
識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曰
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如何
是無諍三昧師便掌

揚州齊謐首座本郡人也死心稱為範參諸
寓屢以名山致之不可後示化於潭之分山
異跡頗衆門人嘗繪其像請贊為書曰箇漢
灰頭土面尋常不欲露現而今寫出人前大
似虛空著箭怨怨可惜人間三尺絹

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
髮父難之遂清脩因看法界觀頤有省連作
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
印毘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
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
了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

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消領分
寧尉通偕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
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
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兩所滋根苗
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花五葉
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通曰和

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
禮拜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政和間居金陵
嘗設浴於保寧揭牕于門曰一物也無洗箇
甚麼纖塵暑有起自何來這取一句子玄乃
可大家入浴古靈紙解指背開士何曾明心
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

垢馬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須除到此亦湏洗却後為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繩白日夕師問得其道者頗衆俄示寂書偈趺坐而終有明心錄行於世

草堂清梵師法嗣

福州雪峯東山慧空禪師本郡陳氏子十四

圓頂即遊諸方徧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紹興癸酉開法雪峯受請日上堂曰俊快底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為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從前有院不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

做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出不出住不住即生置放問諸人做底是甚麼佛空王佛邪燃燈佛邪釋迦佛邪彌勒佛邪說底又是甚麼法根本法邪無生法邪世間法邪出世間法和衆中莫有道得底麼若道得山僧出世事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上堂舉雲門示衆云祇這箇帶累殺人師曰雲門尋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貪恨一身多山僧即不然祇這箇快活殺人何故大方歸屋裏坐業風吹又遠山行然雖如是也是乞兒見小利且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

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俊哉俊
哉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似誰管
你天誰管你地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
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自在自在快活快活
恰似七八十老人作宰相相似風以時雨以
時五穀植萬民安堅起拄杖曰大衆這兩箇
并山僧拄杖子共作得一箇衲僧到雪峯門
下但知隨例食餳子也得三文買草鞋喝一
喝卓拄杖下座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如何
師曰江南有曰見後如何師曰江北無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本郡人也示衆
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

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祖師出氣出來與
巴陵相見雪寶和尚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
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巴陵出氣出來與雪
寶相見師曰非風非幡無處著是幡是風無
著處遼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
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窯

江雨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太師襄陽郡王李
公遵勉之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
老僧至而產年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後
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蘆慈覽贊禪師祖典
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奪其志未幾薦

覺沒大觀改元禮靈巖通照禪師祝髮登具依恩十年迷悶不能入謁圓悟於蔣山悟

曰此法器也悟奉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靖

康末謁草堂於疎山一語之及大法頌明紹興七年泉守寶文劉公彦脩請居延福後四

遷巨刹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

第三

十三

觀音院忽示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
卷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入龕趺坐
而逝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少
依覺印英禪師為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通
淵妃擇度童行師得圓具久之辭謁丹霞淳

蛟龍萬里雲烟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
妖恠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照
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畫曰延福門下總
用不著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卓拄杖喝
一喝下座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
劍觸體前大海波濤沸退長蘆歸天台萬年

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
覆古寒岩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
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為礙棄
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
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
堂望見即為印可初住曹山次遷廣壽黃龍

上堂曰舉箇古人因緣問閻黎閻黎不得作

古會若作古會失却當面眼舉箇即今因緣
問閻黎閻黎不得作今會若作今會障却閻
黎本來眼假饒不失不障非古非今猶是藥
病相治止啼之說祗如透脫一句閻黎還道
得也無若道不得直待羅漢峯深談實相即
向汝道上堂少林冷坐門人各說異端大似
衆盲摸象神光禮三拜依位而立達磨云汝
得吾體這黑面婆羅門脚跟也未點地在上
堂石人問枯椿何時汝發華枯椿怒石人何
得口吧吧石人呵呵唉枯椿吐異葩紅霞輝
玉象白玉碾金沙借問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青原信禪師法嗣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漢州人也解制上堂
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
更馳求若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
夷大解脫門元無關鑰彌縫宇宙偏塞虛空
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

第二

古

源任是百刲薰功千生煉行徒自疲苦了無
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為
經行坐卧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
生寐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
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
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己靈獨耀不肯承當心

月孤圓自生違
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
致使菩提路上荆棘成林
鮮脫空中迷雲蔽日
山僧今日幸值衆僧自恣化主還山
諸上善人得得光訪不可誠默隨分
葛藤曲為令時少開方便也湏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擬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

得靈山一會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晨
分付潭州梁山懶禪師僧問大眾雲臻請師開示
師曰天靜不知雲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曰
學人未曉玄言乞師再垂方便師曰一重山
又一重人

在菴主見青原之後縛屋後懶門三十餘年
人無知者偶達興作偈曰小鍋煮菜上蒸飯
菜熟飯香人正飢一補飢倉了無事明朝依
樣畫貓兒由是衲子披拂扣之無盡張公力
挽其開法不逆竟終于此山

夾山純禪師法嗣

第二

三

七

澧州欽山乾明普初禪師上堂良久曰舉揚
宗旨上祝皇基伏願祥雲與景星俱現醴
泉與甘露雙呈君乃堯舜之君俗勸康之俗
使林下野夫不覺成太平曲且作麼生是太
平曲無爲而爲神而化之灑德雨以霑露鼓
仁風而雍熙民如野鹿上如標枝十八子知

不知哩哩囉邇哩拍一拍下座

黃州柏子山嵩禪師法嗣

黃州東禪惟資禪師上堂曰信手拈來無非
佛事何故頭頭顯理物物皆宗念念釋迦出
世步步彌勒下生若信得及把得住便請坐
斷報化佛頭高步毗盧頂上拈拄杖云且道
柱杖子有何長處良久畫一畫云能殺能活
能縱能奪更有一般堪嘆處不風流處也風
流卓一下

褒親瑞禪師法嗣

安州應城壽寧道完禪師僧問雲從龍風從
虎未審和尚從箇甚麼師曰一字空中畫曰

得甚麼奇特師曰千辛大悲提不起問十方

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斗
量不盡曰恁麼則動容揚古蹟不墮悄然機
師曰作麼生是悄然機僧舉頭看師舉起拂
子僧喝一喝師曰大好悄然上堂古人見此
月今人見此月此月鎮長存古今人不別若
人心似月碧潭光皎潔決定是心源此說更
無說咄上堂諸禪德三冬告盡臘月將臨三
十夜作麼生祇準良久曰衣穿瘦骨露屋破
看星眼

智海清禪師法嗣

泉州乾峯圓慧禪師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已

鼻堪嗟迷者成群開眼曉得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朵聞聲鼻孔出氣敢問雲堂之徒時中甚處安置還見麼可憐雙林博大士却言

抵這語聲是咄

蘄州四祖仲宣禪師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來

強三十六

雲飛

廬山羅漢寺南禪師法嗣

南嶺雲峯景德慧昌禪師僧問高提祖印即

深

不二迷悟豈有殊途非涅槃之可欣非死生之可厭但能一言了悟不起坐而即證無生一念回光不舉步而徧周沙界如斯要徑可曰宗門山僧既到這裏不可徒然乃舉拂子曰看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凡善聖是人是物盡在拂子頭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

人還見麼設或便向這裏見得個儻分明更須知有向上一路試問諸人作麼生是向上一路良久曰六月長天降大雪三冬嶺上火

峯巒盡不虛也水聲全是體不知誰解悟

無生悟此無生忘情更擬求奇妙笑殺嶺南能

王勣曰非不非是不是遠磨西來惑眾顯異梁破渡江入魏九年面壁向嵩直接得神光轉失利大衆欲不失利麼廣纖梅雨蔽千家蕭灑薰風吹萬類老作佛法商量墮在野

四三

七

孤羣裏又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雪峯輞毬趙州連柏不落見聞亦非聲色擬問如何攔顯一摶又曰佛祖傳心西天此土得之者如日如月照耀乾坤失之者如盲如聾不辨西東雲峯這裏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無禪可參無道可學猖狂狂蹈

乎大方且道佛祖傳心傳箇什麼良久曰窓開雲霧生衣上簾捲山泉入鏡中

舒州浮山德宣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天長地久僧云學人未曉師曰年老病生僧云同生同死又作麼生師曰喚閻黎作佛得麼乃曰雙井峯錦繡谷南北東西難圖錄縱爾

僧繇巧筆端爭如一到心中足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良久曰雲居羅漢擊禪床下座上堂曰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缺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遂拈拂子曰這箇是浮屠拂子且道祖佛在什麼處良久曰雖是善因而招惡果

琅琊起禪師法嗣

俞道婆金陵人也市油瓮為業常隨琅琊問琅琊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華樂云不因枷殺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資盤投地夫傍睨曰你顛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琅琊望之知其

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安曰德山婆曰德山太乃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屁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曰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抵道得一半

光孝闡禪師法嗣

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辭三頭努力嗔一聲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即掩門佛燈珣禪師徃勘之婆見如前所問珣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

明州蘆山無相法真禪師江南李主之裔也上堂欲明向上事湏具頂門眼若具頂門眼始契出家心既契出家心常具頂門眼要會頂門眼麼凶京奢衣喫飯兩浙人飽暖自如通玄峯頂香風清花發蟠桃三四株

衆田妙禪師法嗣

慶元府重寶持禪師郡之盧氏子僧問中秋不見月時如何師曰更待夜深看曰忽若黑雲未散又且如何師曰爭恠得老僧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只得心涼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

座塵起大地放一法透萬法週且道透那一法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便下

慧日雅禪師法嗣

隆興府九仙法清祖遵禪師號陵人也嘗於

池之天寧以伽梨覆頂而坐侍卽曾公開問曰上座仙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梨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問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却向官人道住後上堂曰萬柳千華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來妙談不二虛空歲動著微言徧九垓笑咍咍

且道笑箇甚麼笑覺冤脚跟不點地上堂舉
睦州示湊得箇入頭原得箇入頭
忘却老僧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
将来師曰睦州恁麼道意在甚麼處其或未
然聽覺苑下箇注脚張僧見王伴王伴呌張
僧昨夜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飲溪

東草不吞教覺苑如何即得會麼不免與麼去遂以兩手按空下座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惺惺寐寐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寐寐惺惺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惺惺惺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寂寂寐寐曰學人今日買錢得金去也師曰甚麼

處得這話頭來

平江府覺海法因菴主郡之燭山朱氏子年二十四披緇服進具遊方至東林謁慧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曰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華開華從何處來靈雲繞一見回首舞三臺日曰子所見

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策林尊之達炎中盜起江左順流東歸邑人結菴命居織白繾踵問道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千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龍牙言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擇言禪師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床立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脚跟下七穿八穴

道林一禪師法嗣

潭州大鴻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上堂舉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

曰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猩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湏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卧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漠堆山積嶽露屍骸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大宋

嗣二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册